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互文性关联

陈小燕

摘要：互文性关联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互文性关联出发，讨论互文性关联在英汉翻译中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如何处理英汉翻译中互文性关联。

关键词：英汉翻译；互文性关联；宏观互文性；微观互文性。

On Intertextuality i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CHEN Xiao-yan

Abstract: Intertextu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at both the macro-level and the micro-level, the difficulties ensued by intertextuality i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and how the translator should handle them.

Keywords: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macro-level intertextuality, micro-level intertextuality.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容器，是特定民族文化的积淀，翻译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对抗与交融。真正成功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

任何一部原文作品总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等构成的文化之中，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交融，总会与前人或同代人的思想或话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文字关联。文本之间存在着的这种文字的关联构成了文本的互文性。互文性关联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准确理解原作的语言意义，更要深入领悟和尽力传达原作中出现的互文性关联，因为翻译的目的就是促进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文化信息交流。

一、互文性的缘起及其表现方式

任何特定文本，从表面上看似自成一体，与其它文本无任何联系，但实际上它们总是互涉互指。它们要么以强化我们所知的各种文本的方式，要么以间接联系其它文本的方式，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其它文本扩散（Haynes, 1989:175）。文本的这种特性即是“互文性”，亦称“文间性”、“文本互涉”、“互文关系”或“文本互指性”。

“互文性”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 (Julia Kristeva) 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在《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里,她首创了这个术语。克里斯蒂瓦 (1969) 认为,每个文本都是作为一种源自其它文本的“马赛克图案”而建构,每个文本都对其它文本加以吸收和转换。她还强调,互文性是指“将历史(社会)溶入到文本当中,将文本溶入到历史当中”

(Kristeva, 1986:39)。换言之,文本吸收以往文本内容,同时又基于以往文本而建构;当前文本回应、深化、重组以往文本,以促成历史的形成,并且从更广泛意义上加速文本变化的进程,同时还预期并设法形成未来文本 (Fairclough, 1992:102)。

因此,一个文本需要依赖其它文本而存在和产生意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网络式的,它们一前一后、紧密相随、相互衍生、相互暗指、相互包含 (Haynes, 1989:232),这便是互文性。

一个文本同其它文本之间的外部关联体现为从短语、短句、分句、系列分句到文本、话语、语类等众多层次的关联。据此, Hatim & Mason (2001:132) 对互文性进行分类研究,认为文本都可以从以下各层面找到同其它文本之间的关联: 1. 参照; 2. 陈词滥调; 3. 文学暗指; 4. 自我引用; 5. 套语; 6. 习语。另外,一个文本同其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联还体现为: 1. 相似的语类(genre)关系; 2. 类似的主题或话题关系; 3. 结构上、形式上的契合关系; 4. 功能性的关系。

这种对互文性的分法非常细致,但实际上不外乎两个类别: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在立意、艺术手法等方面与其它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或其它文本之间具有相似的语类关系,是文本在整体写作手法方面的相关性;微观的互文性指一个文本在词句上与其它文本具有相关性。较之二者,宏观互文性溶入到语篇当中,规约语篇的构型;而微观的互文性则通过当前文本明显地呈现出其它文本特征。

二、互文性关联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正如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一词本身所指出,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而与一个文本有关的其它文本就是互文 (intertext)。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孤立地释义,因为每个文本都淹没在由其互文构成的文本海洋中。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指出:“任何一个文本都隐藏着一个文化中的文化传统积累,是‘书中之书’。”就翻译而言,互文性关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解和表达中。

由于文化之间的隔膜,一种文化里的互文性关联,往往不为处于另一文化的人们所熟悉,影响他们对语际转换中“超语言因素”的理解。试举一例说明:

在莎士比亚地《麦克白》第四幕第二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Lady Macduff: Sirrah, your father's dead. And what will you do now? How will you live?

Son: As birds do, mother.

Lady Macduff: What, with worms and flies?

Son: With what I get, I mean, and so do they.

译文:

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

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

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

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

此处, As birds do 实际上出自于《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 Look at the birds of the air: they neither sow nor reap nor gather into barns, and yet, your heavenly Father feeds them.

看空中的鸟儿：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割，更不用搬谷入仓，是天使在喂养它们。

此处麦克德夫人只照表面词义理解，故而会惊奇地问：“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而译者若不知晓其典出何处，内涵如何，也会感觉蹊跷，难以把握原文的真义。

互文性关联有时会直接影响对原作的理解，不容译者忽视。尤其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会引用一些典故为其作品增添艺术魅力。想要了解一部作品，首先得对该作品中出现的与以前其它文本有关的典故、套用等进行挖掘和研究，从而获得对该作品的正确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有互文性表现的地方都应作深入了解，以求准确传达原作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信息。

当然，也不排除，在有些情形中，译者即使了解某一互文性关联，也难以再现原作的风格特色。例如：

Quasi-stars are a new phenomenon in the universe, and everybody is wondering what they are.

这是一篇科普读物开头的一句话，英美人士读起它，会自然联想到那首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的童谣，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译者即便明白这是个互文性关联，原作的这种效果在译文里也很难传达的。

三、宏观互文性与翻译

如上文所言，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在整体写作手法上与其它文本相似。因此，对这些相关文本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文本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因而宏观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宏观互文性的两个主要方面——类似的主题、话题关系和相似的语类(genre)关系——对翻译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宏观互文性主要与作品的立意、母题及艺术手法有关。就文学翻译来说，译者常常需要从文艺学角度总体把握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作品进行主题分析，即分析作品的立意与母题。准确把握作品母题，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原语文化基础，因为母题往往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中。

例如，英国作家杰弗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写过一部题为The Prodigal Daughter的小说，是以《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为母题的，这一点在书名上表现得很明显Prodigal daughter是由Prodigal son派生而来的，后者则直接源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作品通过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的经历，揭示了两个层次的“浪女回头”：行为上，从放任到上进；精神上，从肤浅到深刻。该书的中译本译者由于对作品母题缺乏基本的了解，把原作具有表达题旨作用的书名The Prodigal daughter(浪女)误译为“豪华之女”，既掩盖了作品的母题，又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内容。在这种错误的题旨的指导下，译者在处理一些与其相关的具体内容时也不免会出错。

宏观互文性还可以表现为文本之间相似的语篇类型关系。对语类特征有所了解可以使译者在动笔之前给自己定下明确目标，提醒他们寻找必要词典和原始资料，补充必要的背景知识。例如，在动笔翻译应用文之前，译者很有必要了解英汉应用文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辩明源语文本的语类是做好充足准备进行翻译的第一步。在翻译任何文本之前，译者都应该把该文本放到它所属的语类之中，充分了解该语类在源语和译入语中的功能要求、语言特点和格式规范。

在翻译有些作品时，宏观互文性的两个主要方面都必须加以考虑。例如，英国作家David Lodge在其著作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的每一个章节中都模仿一个作家的风格，结果整部作品就成了各种不同作家风格的大杂烩。读者读到该作品时马上就会回忆起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所采用的语类。对于模仿的文本，我们只有了解它们是模仿了其它文本或语类时才能欣赏到其中的妙趣。而要在译入语中再现这一切，译者必须熟悉各个作家的风格，熟悉译入语文化中的语类。

四、微观互文性与翻译

微观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间在词句上的相关性。因而，与注重文本整体的宏观互文性相比，微观互文性对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得更加具体。译者在理解原文时，要对那些有互文性关联的词句、段落作深入了解，才能领会其真正地含义。例如小说名Brave New World的翻译。如果不了解这个名字的出处，信手译来，就容易译成“勇敢的新世界”，让译入语读者摸不着头脑---世界怎么能够勇敢呢？该小说名应译为《大好的新世界》，而非“勇敢的新世界”，因为brave一词在莎士比亚作品里作excellent, splendid解。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互文性，它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引用、仿拟、翻新等不同的细别。其共同特点是将现成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等引为己用，或镶嵌、或化入行文之中。微观互文性往往是构成原作风格的要素之一，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该风格特色难以用同等形式再现出来。因此，翻译时，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传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先说引用。它是借他人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增强说服力的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引用可分为明引和暗引两种。

明引指引用时照搬原文，不作任何改动，且指明出处。通常情况下，明引在翻译过程中不会构成太大的困难。

暗引是指引用时不指明出处，而融他人之言于字里行间。如果是略其语而取其意，则成为“借用”。由于暗引或借用没有点明出处，有时会给译者增加一层查找的困难。例如，新闻标题中常常暗引或借用谚语典故、名人名言来增强趣味性，吸引读者。试看下面一例：

Measure for measur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3, 2002)

Measure for measure源自于耶稣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教导门徒所说的话：Give, and it shall be given unto you; good measure, pressed down, and shaken together, and running over, shall men give into your bosom. For with the same measure that ye mete withal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gain.

Measure for measure在莎士比亚时代成为一句流行的成语，莎翁也曾以Measure for measure为名，创作了一部喜剧。上述新闻标题引用圣经典故、莎翁喜剧，文字简约，寓意深刻。文章谈及戴安娜王妃之死和查尔斯王子有间接关系，因此如果查尔斯放弃王位，威廉王子继位，王妃地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译者如不认真研读原文，并对标题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进行推敲，就难以抓住标题的神韵和精髓，译出的语言只能达到形似而已。在翻译用词简洁、语句凝练的英语标题时，译者一般要采取增词补义的方法，以适应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上述标题可译为：一报还一报，恩怨就此了。

再举一例：

At the hotel he found Joe, too busy all day with the laundry to have come to him earlier. It was the last straw, but Martin gripped the arms of his chair and talked and listened for half an hour.

(J. London: Martin Eden)

译文：他在旅馆发现了乔，乔整天忙于洗衣店事务，没功夫早来。那是压断了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马丁仍然抓住椅子扶手，和他交谈了半个小时。

句中斜体部分若直译则是“最后一根稻草”。在汉语中，“最后一根稻草”也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意指“最后的希望”；而英语中的the last straw则指“一系列重压、打击之下最终使人支持不住而跨下来的细微因素”，它源自于谚语It'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背）。因此，译者采用增译的方法，将斜体部分译为“压断了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保存了外来文化中的“洋味”，使译文读者扩大了文化视野，获得了知识和启

迪。

现在再来说说仿拟和翻新。它们是以他人之言或现成的佳句为依托，触发自己的灵感，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实质上，这是对语言中常规用法的一种偏离或突破，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体性、随机性和创新性的特点。一般来说，没有现成的译文可以套用，译者必须寻找新颖而恰当的别译，尽力在译文中重现这种语言变异所达到的效果。例如，英文广告撰写人常常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格言稍加改造，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取得了良好的促销作用。试看下面一例：

A Mars a day keeps you work, rest and play.

译文：一日一块马尔斯牌巧克力，给你工作、休闲、娱乐添精力。

这则巧克力广告显然使从两句成语衍生而来的。它的句式使人想起一条成语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而work和play两词的并列使用又马上使人想起另一条成语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只顾工作不玩耍，聪明小孩也变傻）。该广告不仅在语言形式上借鉴于两条成语，还借助成语的内容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每天吃一块马尔斯巧克力会使人健康、聪明？译者对这则广告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较好地达到了与原文同等的广告效果。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该互文性关联在译入语文化中的空缺，译文读者无法感受到原文广告带给源语读者的亲切之感。

再举一例：

Wall Street owns the country. It is no long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but a government of Wall Street, by Wall Street and for Wall Street.

(Leo Huberman: We, the people)

译文：华尔街拥有了这个国家。它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华尔街有、华尔街治、华尔街享的政府。

句中斜体的前半部分暗引了林肯《格底斯堡演说》中的名言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后半部分则通过仿拟的修辞手法，将该名言巧妙地翻新为a government of Wall Street, by Wall Street and for Wall Street（华尔街有、华尔街治、华尔街享的政府）。林肯发表《格底斯堡演说》之后，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就成为美国的建国哲学，被列入美国宪法。华尔街是纽约股票交易中心，也是全球证券中心，因此就成了“经济”的代名词。现在，美国政府仍然宣称人民是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的基础与一切权力的源泉，而实际情况是“经济主宰一切”。通过暗引和仿拟，句子的前后两个部分形成了强烈对比，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本句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特点。

格言警句、成语俗语或典故传说，都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总是承载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话语中一经引用、仿拟或翻新，往往又衍生出新的意境。所以，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量保留这些民族文化特征，让译文读者能够充分领略到另一文化圈内的互文性关联。保留原文互文性关联的方法通常有二，一是文外加注，二是文内明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都难以完全再现原作的风格。

五、结语

互文性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一方面，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有利于翻译实践，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查找可以借鉴、佐证、参考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往往正是文本间的互文性给译者在文化素质等诸多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从而给翻译实践带来许多困难。翻译要求译者是一个研究者，一个杂

家，他应当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在平时尽可能积累有关本国和外国的各方面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存储的信息量越大，对翻译工作就越有帮助，遇到互文性问题时也就不至于无从下手了。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应时时提醒自己做到对原作明察秋毫，尽力传达原作中的互文性关联，为促进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2) Hatim, B. and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2001.
- (3) Haynes, J. *Introducing Stylistics* [M]. London: Unwin Hyman Ltd. 1989.
- (4)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A]. In T.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pp.36-61)[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5) 潘红. 英汉国俗词语例话[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6) 杨莉藜. 英汉互译教程 [Z].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 (7) 李明. 文本间的对话与互涉——浅谈互文性与翻译之关系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 6.
- (8) 朱光. 广告英语的修辞特点和翻译方法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 3.
- (9) 赵静. 互文性与翻译 [J]. 山东外语教学，1999, 4.
- (10) 喻云根. 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陈小燕，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地址：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政编码: 350002

联系方式： 13805014890（手机） suanlegend2005@163.com (E-mail)

联系我们 | 协会地图 | 合作单位 | 协议下载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福建省翻译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97号省外事大楼702-703室 邮政编码：350003 电话:0591-87827338, 87873331, 87876953